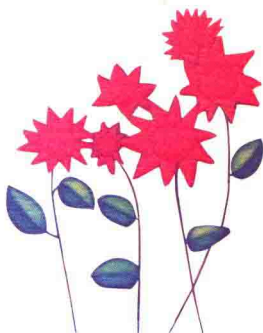


博雅文丛

Miscellaneous Musings



向隅编

止庵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向日葵编

止庵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ound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向隅编 / 止庵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117-2689-6

I. ①向… II. ①止…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7283 号

向隅编

出 版 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董 巍

责任编辑: 韩慧强 王媛媛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63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46 千字

印 张: 7.5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2612349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55626985

序

多年前读刘向《说苑》，《贵德》篇云：“今有满堂饮酒者，有一人独索然向隅而泣，则一堂之人皆不乐矣。”一时颇生感慨。以后回想起来，不知道当初何以如此。先来声明一句，这个向隅而泣的人并不是我。我没有这么委屈，也不打算过分扫大家的兴；偶尔逢场作戏，跟着别人喝上两杯亦无所谓，虽然未必清楚究竟凑在一起乐和什么；实在不情愿呢，自个儿悄悄走开就是了。

小时候我一度动辄就哭，总觉得心中不平；那是“文革”初起，家境困难，家里人抱怨说都让我给哭穷了。也许所以留意向隅而泣，能够在童年记忆中找到这么一点依据。然而久矣夫我已不再多愁善感了。除了偶尔——多半是谈及历史上一些人和事时——有所感动外，说是超脱也罢，说是冷漠也罢，反正现在我就是这个样子。所写文章，多少也有所体现。辩解的话，可以说感性之外别知性，亦不失为与世界打交道的途径之一；不过我与抒情一派乃为隔教，却是显而易见的了。

究其缘由，年齿渐长，阅历略增，或为其一；另外可能也与大学念的医科，又当过医生有关。医生往往被称颂为救死扶伤，

然则此系职业所在；其实对于人间种种病痛，他倒是见怪不怪，不会感情用事。身兼医生、作家二职者如契诃夫、塞利纳，作品尤为冷静清醒，即是医生习性使然。当然还可以提到鲁迅，可他在仙台医专才一年半，基础课尚未学完，大概不曾接触病人；其冷峻深刻之处，或许另有主要原因。我讲这个，并非要引大师以自重，而是惋惜自己的情感生涯过早结束，有所失而无所得也。

中国的章回小说，《老残游记》尤为我所钟爱，曾经一读再读。开头那篇自叙，我却不很喜欢。其中特别标举哭泣，推为人类灵性的表现。有云：“哭泣计有两类，一为有力类，一为无力类。痴儿騷女，失果则啼，遗簪亦泣，此为无力类之哭泣；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此有力类之哭泣也。有力类之哭泣又分两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尚弱；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甚劲，其行乃弥远也。”这话倒可自成一说，如果把哭泣理解为情感投入的话；然而无论如何，我还是替子政笔下向隅而泣之人，以及自己打抱不平。按照这种分法，该人之哭泣，不是“无力”，就是“其力尚弱”；至于我等，则将摈于人类灵性之外矣。世人别种情况，作者却未道及，譬如滥抒情，青春气，浮躁夸饰，渲染造作，等等。也许铁云眼界自高，觉得不值一提。本诸宁缺勿滥之义，自忖较之若辈犹胜一筹也。

在《说苑》的记载中，如果可以分开一说，我对“向隅”比对“泣”更其关注。我哥哥建文十五岁下乡，以后寄来一帧共同插队的学生合影，大家都面对镜头，惟独他站在末排一侧，目光

朝向旁边。这照片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其意趣正与“向隅”相仿佛。哥哥至为聪慧，又较孤僻，二十三年前离家出走，杳无音信。我曾写过《我的哥哥》一篇，略述其事。时至今日，我仍不明白他何以至此决心。但是那照片上他的神情，似乎提前透露一点信息，只是我们一向未能理解。他出走是在天亮之前，当时母亲和我都还睡着；假如有人醒了，极力加以挽留，他是否断绝此念，我也不敢肯定。哥哥是对人世加以拒绝的人，就像刘向所写的那位一样；至于为何非要拒绝不可，我想这是尚且恋恋不舍的我们所难以真正理解的。

前已言明，我并不曾向隅而泣，但是总归不能忘怀那人，以及类似的人，觉得深可体谅同情。此番编订新作，偶然想起这事，略述感想，权当一篇序言，并以“向隅编”命名吾集。盖本书以闲适题目居多，目之为“向隅”亦无不可，虽然并不怎么严重耳。复阅刘著，“一堂之人皆不乐矣”，这情景不无尴尬，却也令人感动，至少比满座照样乐个不休，多些人情味儿罢。虽然向隅而泣者或许无须他人慰藉，他人亦不必勉强使其破涕为笑也。

二〇〇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目 录

序 1

卷一

谈骂人	003
谈翻译	007
谈改窜	011
谈道听途说	016
谈伯乐相马	020
谈邻女窥墙	024
谈尾生抱柱	028
谈齐后破坏	032
谈歧路亡羊	036
谈楚弓楚得	040
谈竹林七贤	044
鲁迅移居砖塔胡同以后	051
鲁迅与“白银时代”	056
鲁迅与废名	062

被看的女人	069
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075
我的书评观	080

卷二

二周“对”谈	087
我读鲁迅	092
“苦雨斋译丛”总序	096
读《莫须有先生传》	101
由当事人说话谈起	117
闲坐说先秦	120
对待文化的一种态度和另一种态度	125
词典五谈	129
关于图文书	144
再谈图文书	148

卷三

无题	155
----	-----

后来的事	158
不上班的故事	162
我的书评生涯	167
周作人与我	170
闲话一二	176
错字及其他	184
打字与手稿	188
关于枕边书	191
加山又造的画	195
奥赛及其他	199
买画册记	203
买书旧事	207
却说买碟之类	211
玩意儿	216
北京的风花雪月	219
后记	222
后记之后记	226

卷一

谈骂人

骂人文章，历来皆有；时下所谓“酷评”，亦属此类。在我看来，这不一定是坏事。我是经历过“大批判”年代的人；这里所说骂人文章，好像也是一种批判，但究竟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不复是集体针对个人，而是个人针对个人，于被骂者并无多大危险，或许还有好处也未可知。说来不过是批评，只是态度有点异样，言辞有点怪相就是了。如果普通批评算是善意批评的话，骂人文章大概就是恶意批评。然而我们的批评环境，迄今还称不上十分健全，普通批评能否被视为善意，尚且是个问题。对大多数被批评者来说，真正善意的，恐怕是不批评罢。在他们以及相当一部分读者眼中，普通批评或许正是骂人，所以普通批评是否真的存在，更是一个问题。

然而骂人文章与普通批评——即便它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到底还有区别。后者尽管未必被承认是善意，前者之为非善意却是确定无疑的了；所谓恶意，也就是这个意思。查《现代汉语词典》，“恶意”即“不良的居心，坏的用意”。不过涉及文章，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盖此种“居心”与“用意”，实与他

人和社会无关，而单单是对被批评者的“不良”与“坏”，——至于是否真能产生这样效果，如前所述，其实尚未确定。从“健全的批评环境”考虑，这殊不合乎与人为善之道，因而未臻此境，但是毕竟真在批评，至少较之不批评，离“健全”可能还要靠近一点儿。不批评就是善意的么，倒也未必。清人赵南星所著《笑赞》有一则云：“一儒生以太行山作代形山，一儒生曰：‘乃秦杭耳。’其人曰：‘我亲到山下，见其碑也。’相争不决，曰：‘我二人赌一东道，某学究识字多，试往问之。’及见学究问之，学究曰：‘是代形也。’输东道者怨之，学究曰：‘你虽输一东道，却教他念一生别字。’”这是不批评的好例子，论其恶意，绝不亚于骂人。作者评说：“学究之存心忍矣哉，使人终身不知太行山。”“忍”也就是“狠”罢。

前已言明，骂人文章，恶意但有动机，结果未必如其所愿；我们读了所能确定的，不在被批评者，倒在批评者一方。文章无拘恶意善意，除了所批评的内容之外，体现的都是批评者的“意”，即如知堂所说：“无论骂人或颂扬人，里边所表现出来的反正都是自己。”（《半农纪念》）“意”之高下，并不简单以善恶区分；即便是恶意，也自有高下。讲句老实话，我素来是爱读骂人文章的，但是并不一概爱读，一定要有意思，写得好。以我之阅读经验，近百年来此中圣手，只有两位，一是鲁迅，一是刘半农。鲁迅的《华盖集》正续编，在他的杂文集中首屈一指，其中骂陈源那些篇章，真是令人不亦快哉。刘半农虽然没有鲁迅写得

水准却未必在其下，从早期的《奉答王敬轩先生》到最后的《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都是如此。同为骂人文章，两位风格又有所不同，刘半农是热闹，鲁迅则是深刻。他们都是骂人而骂出境界来了。时过境迁，所骂之事，甚至被骂之人，俱往矣，而文章魅力常在。从前我写文章谈及此事说：“我们不妨仿照‘才华横溢’创造一个‘智慧横溢’的说法，否则很难形容读他们作品时所得快感。他们写作正是与对手斗法，又总技高一筹，文章犹是余事，无比智慧才是本色。两位早早儿下世，骂人文章再也不复精彩了。”这一层，如果拿来和时下“酷评”比较一下，就了然了。

骂人文章，无非也是文章罢了。相比之下，可能更难写一点儿，因为要有特别本事。具体说来，要能骂人，即具识见；会骂人，即有技巧。梁实秋写过《骂人的艺术》，若前述鲁、刘两位，是深谙此道者也。至于梁氏尚是纸上谈兵，至少鲁迅骂他，并未照搬所述诸法，而是别出心裁，其精妙处，恐怕他一生也难以领会。梁文所列“骂人的艺术”凡十条，其二曰“无骂不如己者”，是就效果而言，即骂了不如己者，反替对方扬名；但是鲁迅、刘半农骂人，的确压根儿瞧不上对手，譬如鲁迅就很不拿梁实秋当回事儿。所以前述“恶意”，乃是一种俯视态度；将此种态度形诸言辞，我们知道是恶意。但是得以俯视，要自己真在高处，不是假装出来的。骂人文章，归根结底是批评者对被批评者的文化优势，智慧优势，此外并配合以相应言辞，即上述“能骂人”与“会骂人”也。鲁、刘都是语言大师，后一方面自然不在话下，

不过关键还是识见太高，有这个做底子。现在报上所谓“酷评”，我偶尔读到一二，觉得有时被骂者未必不该骂，骂人者却毫无上述优势可言，若论识见，似乎正与被骂者相当，甚至更在其下，有如泼妇骂街，读来只觉好笑。不过我们犯不上再骂他们就是了，且来一学《笑赞》里的老学究罢。

二〇〇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谈翻译

翻译之事，我本不配议论，因为我并不会翻译。我只是这方面的一个读者。然而以读者身份讲几句话，似乎倒也无妨。回顾平生所读的书（指小、中、大学课本及学习文件等之外的书），翻译作品要占去大半，不知道别的读书人是否也是这样。我看J. 贝尔沙尼等著《法国现代文学史》，专列“外国作品的翻译”一章，觉得很有道理；咱们的文学史家，对此好像尚未注意。其实如果这一方面阙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就不完整了。就对中国读者的影响力而言，有的外国作家并不在中国作家之下。当然这里涉及某些问题：文学史是否仅限于创作史，而不包括接受史在内；翻译是否只是由一种文字转为另一种文字，而与创作完全无关。

“五四”以后一两代作家对此的看法，与现在多少有所不同。否则很难理解周氏兄弟这样创作上的大家，怎么会用比创作更多的精力去从事翻译。鲁迅最后一年时间，主要用来翻译（而且还是转译）果戈理的《死魂灵》，他肯定认为这么做值得；周作人则在遗嘱中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在我的印象里，冰心作为作

家，成就远远不及她的翻译（《吉檀迦利》、《先知》等）。还有穆旦，现在大家都说他的诗写得好，我却更看重他用本名查良铮翻译的《欧根·奥涅金》和《普希金抒情诗选》。只是最近若干年，我们的作家才专司创作，绝少翻译，——少数是不愿干，多半是干不了。

话讲到这里有点儿自相矛盾，仿佛一方面，翻译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从事翻译的人又越来越不重要了。事实大概正是如此。翻译方面的某些问题，或许正与此有关。作为读者，当然希望出版社能更看重译者，译者也能更看重自己。至于最终目的，无非是想读到更认真，也更合格的翻译作品。“译事三难信达雅”，三者兼得，未免过奢了，退而求其次，起码要信，尽量能达，至于雅则姑且不提。可是这好像也很难实现。不妨举两个例子。前几天在书店见到一套“西洋美术家画廊”，出齐共计百种，均以画家名字为题，略翻一过，书名所标原文拼写错误者至少二十种，如高更作“gaugin”，修拉作“Seutat”，等等。这恐怕谈不上“信”。新近读到一部马克·斯洛宁的《现代俄国文学史》，当然是好书；“出版说明”云，“现据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中译本修订出版”。可实在看不出“修订”过了，通篇文字佶屈聱牙，作家作品名字多为古怪译法，叫人好生猜测，——其中提到不少书，其实该出版社自己就出过，为什么不核对一下呢。这恐怕谈不上“达”。顺便说一句，近来出版社喜欢采用台湾译本，哲学、传记、小说都有，大概图省事罢，其中有道工序却是不能省的，就是译文与